

歐債危機正在考驗德國

郭石城

歐債危機爆發以來，德國輿論及學者專家們對歐債及歐元問題以及德國處理的方式和成效評論頗多。這些評論多半從財經觀點著眼，國內關心此一問題的讀者可能都已耳熟能詳，本文不擬重複陳述，謹從政治和歷史角度觀察，並為德國借箸代籌。

從「歐洲煤鋼聯營」到「馬斯垂克條約」

戰後德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舉，最先協助他們重建的是美國，五十年代開始則受惠於歐洲鄰國。一九五一年四月德國加入「歐洲煤鋼聯營」，五月成為「歐洲理事會」的正式成員，一九五七年在「羅馬條約」中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創始成員。以上這些歐洲初步統工作均由法國主導。當時西歐各國都有一個基本信念，成立「歐洲單一市場」，掃除貿易障礙，是解決歐洲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最佳手段，因此各國都能和衷共濟，奠定了西歐經濟繁榮的基礎，德國的經濟奇蹟也應該歸功於當時歐洲的環境和歐洲各國的團結。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由於石油價格問題引起世界性經濟危機，歐洲各國成長停滯、通貨膨脹、失業情形嚴重，德法兩國密切合作，引進「歐洲貨幣系統」（EMS）共度危機。大約在一九七八年左右，德國經濟逐漸復甦，八十年代初期經濟力量已經大幅領先歐洲其他國家，德國馬克成為強勢貨幣，德國聯邦銀行權勢高漲，引起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的不安，他們不希望歐洲

的金融繼續被聯邦銀行操控，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德國加速歐洲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法國總統密特朗在東德政權即將崩潰之際官式訪問東德，並在其後不斷強調：德國的統一必須在歐洲統合架構下進行，敦促德國更進一步克盡其經濟與貨幣聯盟的義務。為了消除法國對德國統一的不安與疑慮，德國政府儘量放低姿勢，一再引用一九五三年湯瑪斯·曼（Thomas Mann）在漢堡大學演講時的警句，強調統一後的德國一定是歐洲化的德國，歐洲絕不會成為德國的歐洲。

就在這種氣氛之中，歐洲共同市場會員國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八日至九日在史特拉斯堡開會，並作成決議，在一九九〇年各國首長會議時正式討論實施單一貨幣的問題。在緊鑼密鼓中，各國於一九九二年二月簽訂了馬斯垂克條約，單一貨幣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再也不能逆轉了。

政治性的貨幣

從一開始歐元就是一個政治性的貨幣。德國前總理柯爾認為歐洲和平及德法友好關係的維持重於一切，不顧國內學者和專家們的反對，毅然決然地接受密特朗總統的意見，加速歐洲的整合，實施單一貨幣，當然是一項政治決定；歐洲區容納財政不健全的希臘和義大利，只因他們是歐洲共同市場的創始會員國，也是基於政治性的考慮；歐洲共同市場有些成員希望藉歐元的實施削弱德國的財經優

勢，更不用說是一種政治計算。

其實，歷史上有許多重大事件往往都是出於政治性的決定，有得有失，很難一概而論。當年德國統一時機稍縱即逝，不能考慮太多其他因素，必須當機立斷作政治上的決定，統一後才將缺失一一補救過來，當然也因此而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當初歐盟各國誤以為貨幣聯盟成立時機已經成熟，匆匆上路，在制度設計上本來就有不少缺失，事後又沒有好好設法補救，因此衍生出不少問題。例如馬斯垂克條約當初忽略了歐元區南北的差異，而且各會員國遵守財政紀律的程度不一，條約上雖然訂定了財政穩定標準，但會員國並沒有嚴格遵守。根據統計，在歐債危機爆發前，這個標準已被會員國破壞了八十多次。結果造成經濟弱勢的國家過度舉債，卻沒有相應的經濟成長投資以恢復政府收支平衡，也沒有相應的償債計畫，因此陷入以債養債的局面。歐債危機爆發一年後，歐盟才同意設立臨時性的紓困基金（EFSF），而且直到二〇一一年年底才決定將永久性紓困機制（ESM）提前在今年七月上路。因此，追究起來歐盟國家初時的輕忽與後來的遲鈍反應應該負相當大的責任。

德國勉強承擔更多責任

不過，真正追究起來，那一個國家沒有責任呢？德國自己不是也有很多債務嗎？不也曾違反馬斯垂克條約的穩定標準嗎？何況德國受惠於歐洲統合者多，因此儘管德國朝野有各種不同的雜音，主流民意還是認為歐洲統合趨勢已不可逆轉，德國與歐洲已融為一體，必須適度調整自己的利益，承擔更多的責任。

由於承擔更多責任，德國在不知不覺之間被推上最前線，德國說話也越來越有份量，例如德國主張應該簽訂財政協議（Fiskalpakt）歐盟

其他成員國不得不同意，德國反對發行歐洲公債（Eurobonds）其他國家也莫可奈何。

其實，德國並沒有強出頭的意思，也沒有與法國爭奪領導權的企圖。歷史的轉折常常出人意料，當年法國總統密特朗以支持德國統一換取德國加速簽訂馬斯垂克條約，藉此羈絆德國，以防其勢力擴張。哪曉得二十年後，卻出現相反的情況，在經濟上，歐元的實施顯然對德國更為有利；在政治上，貨幣聯盟的結果也導致德法兩國易位。牛津大學歷史和政治學教授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譬喻，他說：歐盟各國商量好一起坐車出外旅行，先由法國開車，德國坐在一旁，其他的國家都坐在後座。歐債危機發生後，德國不由自主地被推上駕駛座，可是德國不是一個熟練的駕駛，而且路面也確實不平，一路走來有些顛簸，不但法國在旁邊指指點點，就是後座的國家也嘖有煩言並指望德國為他們支付汽油費和膳食費，至於英國則在一旁冷眼旁觀，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艾許深知德國的難處，他引用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話說：「德國對歐洲來說太大，對世界來說又太小了。」認為要德國獨自完成挽救歐債危機，未免強人所難。不過，他還是鼓勵德國盡力而為，建議德國繼續爭取英國和北歐國家合作，化解歐債危機。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也提出忠告，他指出：過去透過條約或法律加強歐盟權力的努力均告失敗，德國不宜再寄予厚望，不如以實際行動與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密切合作，共度難關。德國因歐洲國家團結才有今天的局面，現在正是回饋歐洲社會的時候。

德國政府並不是不知道這些道理，只是執行起來有不少困難。因為歐債和歐元問題不是德國所能單獨解決，也不是短時間就能奏效。到目前為止，德國為幫助負債國投入的現金和擔保已有4800億歐元；另外，聯邦銀行在歐元區跨境支付系統中擁有的債權逐月上漲，最新數次為7000億歐元。換

句話說，德國因支撐歐元體系運轉而承擔的風險將近1.2兆歐元，相當於德國全年預算的四倍。明年九月即將大選，各政黨都不能不顧慮民間的反應，除非歐債問題進一步惡化，聯邦政府必然盡量避免作出可能增加德國財政負擔的承諾。

另一個德國政府為難的問題是：歐債危機必須各國通力合作才能解決，現在各國表面上看起來似乎都有合作的誠意，可是從每一項抗債措施實行後都可以看到各國政治操作的痕跡，表現出來的仍然是對抗多於合作，政治問題正是歐債問題的根源。

德國自處之道

時間的因素以及其他國家的合作非德國所能掌控，但是下面幾項卻是德國人可以自己警惕和反省的：

第一、德國的政治人物應該謹言慎行，每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習慣，都有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各國政府也要維持本身的尊嚴，動輒以教訓的口吻責備負債國沒有作好功課；以威脅的口氣說，如果不採取樽節措施或不進行結構性的改革，就不給予財政援助；在法國大選前夕，公開支持沙克吉總統連任；這些不恰當的舉止觸動了其他國家人民敏感的神經，納粹的舊仇還沒有忘掉，現在又添了新恨，也就難怪他們會產生今天的歐洲是否已淪為「德國人的歐洲」的疑慮了。

第二、歐盟總共有廿七個成員，各國經濟和社會結構差異極大，在歐債危機發生前幾乎每個國家的經濟結構都有大大小小的毛病，例如勞工市場僵化，企業稅負過重，各種福利補貼過多，這些都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和就業率的提高。歐洲各國政治領導人物對本國的經濟結構性改革其實都有清醒的認識，但在幾乎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選舉壓力下，他們都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的勇

氣。歐債危機發生後，許多國家政府更迭頻繁，改革更為困難。德國自己如果不是經濟根基深厚，以及當年政治人物的識見和改革的勇氣，在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前早著先鞭，恐怕也不可能有今日的榮果。德國改革的成功，固然值得驕傲，但在勸告歐洲夥伴們加緊改革的時候，千萬不要頤指氣使，影響他們合作的意願。

第三、一般德國人可能還沒有體會到，這次危機反而賜給他們一個完成歷史使命的機會。歐洲從十六世紀哈布斯堡王朝直到廿世紀納粹德國造成的災難為止，上演的都是「均勢」和「霸權」交替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歐幾個國家嘗試從經濟結合開始，希望找出第三條道路維持歐洲和平並增進人民福祉，而且已經初步顯現成果。德國從戰後廢址中重新出發，拜歐洲各國合作之賜，現在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國家，經濟和社會制度健全，人民生活安定，在歐洲統合的架構下與其他國家相處和睦，是德國歷史上難得的盛世。有遠見的知識份子認為：現在正是德國修補前愆回饋歐洲社會的最佳時機。他們深深了解只有健全的歐盟才能在世界上與其他國家一較長短，也只有透過歐盟才能彰顯本身的價值，因此，德國應該承擔更多更大的責任，在這次危機中保持自己的活力和不斷創新能力，鼓勵歐盟夥伴們加速改革。歐盟國家也許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才能適應新的情勢，只要大家同心協力，必可安然走出困境。「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誰敢斷言，十幾、廿年後歐洲不能在世界舞台上再領風騷？到時候德國可以很自豪的對基辛格說：「何必曰大小，亦有智慧而已矣。」

（本文作者為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曾任僑選立法委員，現旅居德國）